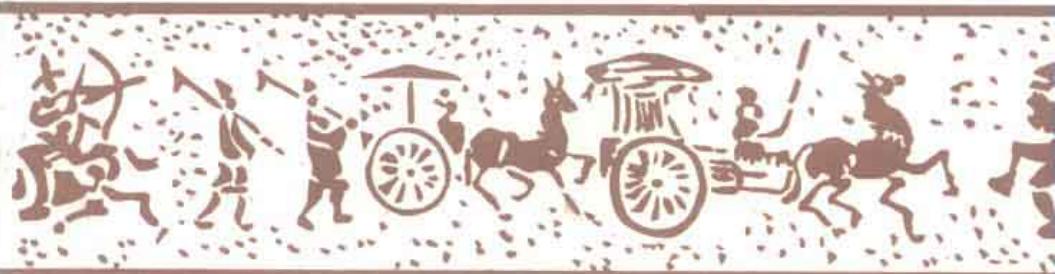


2102

新 資 史 文 之 順 富

精選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富顺文史资料精选

主 编：梁官恒 苏铁生

责任编辑：樊小华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五月

前　　言

1957年5月26日，富顺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召开富顺县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告富顺县政协正式成立。四十年来，富顺县政协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履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两大职能，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地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纪念县政协所走过的四十年光辉历程，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特选编了这本《富顺文史资料精选》。

富顺文史资料工作开始于1959年底。文史资料是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主要特点的历史资料，是当事人写当年事，撰写者多为统战系统和社会各界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爱国人士，能较为翔实地反映多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较有影响的历史事件，从而具有真实性、可读性、趣味性和客观性，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统战四大功能。几十年中，我们搜集到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人物、科技、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医药、宗教、民俗等方面文史资料609篇，230余万字，已编辑《富顺文史资料选辑》铅印本11辑、油印本33辑，我们从中选出26篇10余万字编成《富顺文史资料精选》，向政协四十周年纪念献礼。

本书的编选，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绝大部分篇目选自己出版的《富顺文史资料选辑》铅印本，《刘锡禄和他的豆花》、《狮市兽药厂的兴衰》选自未刊用的资料，《富顺巨商钱梓材》、《“富顺才子”之由来》选自《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

二、以体现文史资料的“三亲”为主旨，少数确有价值的篇目来源于有关历史档案。选入本书的篇章着重资政、育人和团结功能。

三、反映解放（1949年）前的资料，凡涉及民国政府时，对“伪”等字眼尽可能作了删改。

四、资料中的公元纪年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

五、所选各篇，力求忠于原文。原文史实有误的，根据新搜集到的史料作了改正和补充。原文语句不精炼的，编选时作了适当修正调整。

初次编选这样的集子，在选择范围、原则、题目等方面难免有失偏颇，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7年5月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经济金融

| | | |
|----------|-------------|--------|
| 牛佛制糖业的发展 | 刘策 | (1) |
| 富顺“天一堂” | 聂忠良 | (9) |
| 富顺丝烟业概况 | 叶世恺 | (15) |
| 郑胖子牛肉馆 | 郑隆云口述 樊小华整理 | (21) |
| 富顺县的典当始末 | 李孔遗 | (26) |
| 狮市兽药厂的兴衰 | 罗吉堪口述 樊小华整理 | (37) |

史 事 纵 览

| | | |
|------------------------|-----------|--------|
| 富顺县辛亥革命大事记 | 政协文史委员会整理 | (42) |
| 一九四〇年县城被炸记 | 易公度 | (52) |
| 冯玉祥将军在富顺县的献金救国运动 | 书丁 | (57) |
| 回忆富顺解放的日日夜夜 | 严慎行 | (63) |
| 中岩寺铜佛是怎样被毁的 | 周开岳 | (68) |
| 西湖的建设历程及其环境变迁 | 张世模 | (70) |
| 富顺县解放初期征粮剿匪记要 | 刘沛鸿 | (81) |
| 1958年板桥区晚稻亩产万斤上北京夺奖旗实录 | 梁官恒 | (90) |

人物春秋

- | | | |
|-----------|-----|-------|
| 爱国民主人士任秋石 | 刘海声 | (97) |
| 富顺巨商钱梓材 | 樊小华 | (106) |
| 刘锡禄和他的豆花 | 林文一 | (116) |

文化教育

- | | | |
|-----------------|-------------|-------|
| 民国时期的富顺报纸 | 丁晓平 | (122) |
| 富顺照像业往昔 | 熊志恒 | (126) |
| “富顺才子”之由来 | 刘海声 | (131) |
| 刘光第撰书的“双寿碑”收藏纪实 | 陈凡 | (138) |
| 友联医院始末 | 舒序常口述 刘仁德整理 | (143) |

古迹名胜

- | | | |
|-----------------|---------|-------|
| 富顺风物琐忆 | (台湾)易劲秋 | (146) |
| 牛佛街道史话 | 刘策 袁德孚 | (152) |
| 赵化古镇 | 易凤章 | (161) |
| 裴公故居晚晴书屋 | 刘铭述 | (169) |
| 家乐食品厂简介 | | (172) |
| 四川富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 | (173) |
| 蓬勃发展的富顺农村信用合作事业 | | (176) |
| 后记 | | (180) |

牛佛制糖业的发展

刘 策

牛佛种蔗早于全县，牛佛产糖亦早于全县。

一、种蔗史话

明末清初，四川甘蔗已绝种。清康熙八年（1670年），福建汀洲府商人曾建益入川贩卖珠宝，发现川中无蔗，次年带来蔗种在内江龙门镇种植，三年后就有成片的甘蔗地出现。

康熙十六年（1678年），庙坝场地主郭洪洲叫龙高寺的佃户陈应之从龙门镇梁家坝引进小芦蔗种植，次年扩大到林家坝（现贾石村）等地小块零星种植。物以稀为贵，佃户种的甘蔗全交地主享用，一亩甘蔗抵三亩地租。新年正月，有龙灯来朝，老板以尺量蔗，给每人五寸尝味道，远近之地主财东闻讯后即以高价购种，甘蔗遂逐步扩散到大河坝、晏家坝、谢家坝、肖家坝、张家坝、胡泗坝、曹家坝等种植。当时稍有钱的农家风行以蔗种作为礼品互相赠送，从而形成了种蔗热，促进了甘蔗的发展。

二、制糖业的兴起和发展

甘蔗多了，食用方法便从人口嚼渣咽汁变为石臼碎蔗取

汁饮用。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龙高寺的陈应之发明牛拉木碾压蔗取汁法，蔗汁经熬煮碗装冷却，制成碗碗糖。郭洪洲随即让陈应之收为管事，令其教督佃户制糖。

制糖技术传开后，在砍甘蔗时，便有人就蔗地置起木碾，用牛拉碾取汁，且于地边修灶燃蔗叶明火熬制黄糖。蔗糖产量逐增，容器也由碗装进化为桶盛或竹编糖包，成品称包子糖、桶子糖，但都是单一的紫黄色糖，统称红糖或水糖。靠种甘蔗熬糖赚了大钱的地主还出功德在龙高寺建起观音庙（后称老观音），以祈神灵保佑年年发财。

据记载，18世纪末，原籍广东的遂宁邹和尚，骑马前来讲经，夜间马脱僵，吃去大片蔗苗，农人索赔纹银八百两。邹和尚无钱赔偿，便说：前几年见过广东做糖，我教你们做白糖。农民答允。当年邹和尚试做白糖，果然成功。于是，糖品种又多了白糖及副产物。经各匠人的体验，牛佛地区逐步形成了近代土法制糖的作坊设施和工艺规范。

作坊设施为碾棚、糖灶、冷制三大部分。碾棚（称八角亭），八挂式拱顶，用牛推天鹰式石滚并列转动压蔗。糖灶，为一火连锅八、九口的牛尾大灶煮汁熬糖。冷制（亦称漏棚），用漏钵、漏罐等器具装置清子糖，使之分解为白糖、桔糖等成品。

一般工艺：碾蔗取汁，火熬去水份杂质后贮于大糖缸（或桶子）内称清子。将清子熬到95℃至97℃成赤色羹状，于篾包中冷却为红糖。若将清子熬到60℃至70℃上体体，压上水藻稀泥，数日分解，取上层一二寸厚霜质者为原丕白糖；将余料再次熬制后上体体，压泥取二丕白糖；余料三上体体，数日后漏至罐中为漏水糖，存于漏钵体内的便是桔糖。

《四川劝业统计》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

种蔗3460亩，产清子225万斤，外销红糖1503万斤，销白糖7.2万斤。制糖作坊785家，牛佛辖区的作坊和产量占全县将近一半。

至民国23年，牛佛辖区产糖就有336万斤，加上漏水糖，总产达500万斤。其中庙坝产红糖21.6万斤，回龙产23万斤，牛佛渡39万斤，加上白糖、桔糖和漏水已超过宣统元年全县产糖量的2倍多。解放前夕是蔗糖生产的低谷。1948年，牛佛的糖坊、漏棚共产糖近40万斤，其中白糖8万多斤，红糖13万多斤，桔糖7万多斤，漏水12万斤，仅为本辖区原产量的十分之一。

解放后，甘蔗生产逐年发展。1950年调整合并后，全县糖坊117家，牛佛就有78家；全县漏棚48家，牛佛就有30家，大部分是农民合营，也有富农和极少数地主经营的。全县当年种蔗27666亩，其中牛佛种蔗19000亩，产蔗3.8万吨，产红糖白糖2200多吨。1953年，县供销社接管春和宫漏棚（今冻肉厂处），随后又收纳六个土糖坊的清子到春和宫自制白糖。1954年建牛佛糖厂，改土法制糖为小机扎制，糖厂代替了二十七个土糖坊和十多个漏棚的生产。1958年建李家湾糖厂后，基本上消灭了土糖房。1961年，全县种甘蔗8000亩，仅牛佛就种1200亩，但由于各种原因，所收无几，糖厂不能开扎。牛佛除留种外，只剩几十吨低质甘蔗运往青杠坡做红糖8吨多，供水种病医院用。当年牛佛糖厂转产，改名农机二厂。

糖业复兴于中央下达“双十条”和“六十条”之后。从1965年起蔗糖产量逐年上升。中间虽有文革的影响，但蔗糖生产却没下降多少。到1985年，全县种蔗29345亩，压蔗65263吨，产红糖465吨，白糖6200吨，出糖率达到空前高

解放以来富顺县部分年度蔗糖生产统计表

| 年 份 | 种 蔗 面 积(亩) | 压蔗吨数 | 产糖(吨) | |
|------|---------------|-------|-------|------|
| | | | 红 糖 | 白 糖 |
| 1950 | 27666 | 38728 | 983 | 1299 |
| 1951 | 30444 | 42235 | 783 | 1921 |
| 1952 | 40209 | 64529 | 780 | 2679 |
| 1953 | 38190 | 74852 | 1299 | 3041 |
| 1954 | 36714 | 71958 | 2360 | 2146 |
| 1955 | 5507 | 9184 | 681 | 529 |
| 1956 | 24879 | 47519 | 2167 | 362 |
| 1957 | 44213 | 93353 | 2597 | 971 |
| 1958 | 27566 | 24513 | 506 | 487 |
| 1959 | 45386 | 60860 | 1016 | 3443 |
| 1960 | 42316 | 1104 | 125 | 196 |
| 1961 | 7999 | 0 | 46 | 23 |
| 1962 | 4138 | 494 | 19 | 20 |
| 1963 | 10084 | 9565 | 39 | |
| 1964 | 18359 | 9560 | 903 | |
| 1965 | 23053 | 38236 | 1709 | 1574 |
| 1966 | 33545 | 61762 | 903 | 3259 |

续表：

| 年份 | 种蔗面 积(亩) | 压蔗吨数 | 产糖(吨) | |
|------|-------------|-------|--------|--------|
| | | | 红 糖 | 白 糖 |
| 1967 | 23389 | 44808 | 481 | 4048 |
| 1968 | 34098 | 55280 | 1067 | 3925 |
| 1969 | 32884 | 50883 | 1116 | 3770 |
| 1970 | 24864 | 44448 | 883 | 3012 |
| 1971 | 32675 | 51477 | 1347 | 3520 |
| 1972 | 32226 | 50864 | 1219 | 3945 |
| 1973 | 31429 | 45600 | 1007 | 3880 |
| 1974 | 36251 | 77469 | 1549 | 5036 |
| 1975 | 31328 | 57920 | 1085 | 3899 |
| 1976 | 32595 | 60643 | 1086 | 3556 |
| 1977 | 25030 | 18127 | 171 | 1117 |
| 1978 | 22164 | 23464 | 388 | 1914 |
| 1979 | 28832 | 38994 | 293 | 3732 |
| 1980 | 26757 | 59033 | 145 | 3754 |
| 1981 | | 40060 | 175 | 3866 |
| 1982 | 27889 | 44128 | 213 | 3770 |
| 1983 | 26003 | 55068 | 258 | 4714 |
| 1984 | 25714 | 61230 | 342 | 5329 |
| 1985 | 29345 | 65263 | 465 | 6200 |

峰。

三、解放前牛佛糖业市场及管理

牛佛之糖，清末已成大宗商品，运销下河的宜昌、沙市、武汉及两广。但销售市场在富顺，牛佛只是个大型的中转码头，糖坊老板或糖商将糖用人力抬到河边，雇木船运往富顺。富顺大南门外河坝边，每年冬春搭棚堆放食糖，棚户之间形成市场。时有四大堆栈（糖栈），各有名号：杨树森的协和栈，卢集贤的协胜栈，曾纪章的鼎兴栈，舒月亭的复兴栈。各栈有经纪人、帐房先生和其他伙计三、四十人。堆栈属转手经营型，年外销量四、五百吨。

民国19年，张恩普等人动议，为减少水险和运费，拟将糖市迁到牛佛主产区，得到多数糖商、经纪人和庄客的赞同。张恩普、廖刚等向糖业公会提交议案，经县政府认可，发出公函，邀请内江、富顺的客商来牛佛进行交易。民国20年元月，糖业市场正式迁到牛佛镇。

牛佛糖市也有四大糖行，即刘海东的上鼎兴行，内江经纪人潘灵犀的同心行，邓富田的怡和糖行，本地飞身行户金治三的均利行。牛佛的糖行与富顺的堆栈有两大不同：一、糖行是常年性交易，不象堆栈是季节性的（冬季主要是红糖白糖；夏秋季是桔糖和漏水糖）交易；二、糖行是纯经纪人性质的，老板或糖商只带少许样品糖入行议价，君子协定后看样验货。糖行要保质保量发货，保数保期付款，经费全部要从糖行帐上经过，由买卖双方分担行钱。行钱按成交额计算，每包糖（200—300斤）收行钱三至五角。堆栈是经营性的。各糖行除老板（行头）外，一般都有提盘子的（负责议价、抛牌），有司秤的（负责质量监督和过秤），

有帐房先生和跑街的、打杂的共十来人。各行交易的糖，品种不讲究，惟桔糖是同心行潘灵犀的学徒游国清一手垄断，出销省外。外地人称桔糖为药糖，夏秋季极为畅销。

糖市一建，牛佛镇更加热闹。每天几百只船密集排列泊于沿岸，沿街甚至河滩露天都有饮食供应摊点，离镇五里即可闻嘈杂人声。

为了保障糖业经营者的利益，各糖行老板联合起来，自愿组成糖业同行公会（俗称糖帮），在糠边场（现服装厂内）设办事处。糖帮由张恩普、陈天锡提头，由洪兴云、金树贻、卢翔高等人组成理事会。胡伯芬任办事处秘书，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到民国中后期，理事会由曾树之提头，尤玉文、洪兴云、张乐加、欧仲伦、金树贻、卢翔高、郭光南、金树怀等人为理事，秘书还是胡伯芬。解放后，改造糖帮，组成新的制糖公会，由刘贤俊任主任，钟光玉、郭玉文为付主任，宁兴尧、陈世锦等为成员，隶属县工商联。

解放前，除了糖商自发组织同业公会外，国家也加强对糖业市场的管理。民国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同年8月18日，富顺县政府发布训令，在牛佛镇设立食糖专卖局。专卖局机关设在田冲头李家祠堂，由黄培一任局长，业务科长程丕棋，总务科长吴明堂，会计曹文沛，加上工作人员共20人。专卖局职责是行政管理，审定钩销价格，负责按15——20%的比例征收厘金，并在禹王宫舞台楼下建立交易所代替各糖行的业务。交易所由金少怀提头，工作员只有刘海东、游国清，其余糖行人员全部失业。

1944年，中央财政部统征专业税，税率高达30%。当年，在牛佛设立货物税局，履行统征专业税职责，一并取代

了专卖局的工作。货物税局在油坊街禹王宫（现牛佛乡政府）设立机关，由张文奎任局长。在当时币值变化无常的情况下，税局审定的糖的销售价往往低于成本。糖坊老板为了转嫁损失，采取原料进价由糖帮议定报税局审准的办法，对农民搞分级收购，预买青山，倒扣利息，大秤吊进，拖欠蔗款等手段。蔗农有苦难言，遂少种以避其害，直接影响了糖业的发展。

货物税局取代专卖局后，交易所随之取消，牛佛四大糖行相继复活。邓富田恢复了怡和行，游国清代替潘姓重开同心行，刘海东继办上鼎兴行，金治三恢复均利行，直到解放。

本篇责任编辑：梁官恒

富顺“天一堂”

聂忠良

聂善臣，原本宦家后裔，出生于1807年，家住富顺县上东三甲观音寺后达坳宅（今代寺乡明星村十组）。幼贫，父母辟土殖谷，从塾师四年，后给人牧猪，旋转学中医药。1834年，他受雇于陈姓药店。当时药商运来中约荆芥一船，店主不收，他费三十余吊钱购下此药。是年天旱，瘟疫流行，草木焦死，中药奇缺，他将该药卖出，获利八十余吊钱。念人贵自立，寄人篱下终非大夫志，乃约县中名医萧君合设药肆于县城大南门外，开张之日咸谓“天意”，故定名为“天一堂”药店。七年后，萧君以老倦于勤，退居乡里，善臣则命五弟琴堂入店合谋之。自是，善臣以柔治于内，琴堂以刚治于外，沫雨栉风，历数十年，发展于当时社会之中，其经营的基础和目的当然是“福寿康宁人所同欲，疾病衰老人所不无”。咸同年间，太平军作战地区扩展到十八个省，长达十四年之久。1860年，顺天军李永和又在富顺牛佛渡称王反清，加上清王朝的横征暴敛，使富顺人民处于天灾人祸、贫病交加的死亡线上。天一堂能在这兵荒马乱的社会里获以厚利，屹然兴起，自有其独到处。

一、资本。天一堂是一家独资经营的药店兼治病的诊所，资本额由数百千钱而至巨万，以世医世业为主体，不付子金，不受大利的盘剥，周转极其灵活。

二、经营。天一堂起初为个体自营，善臣既当老板，又当“咀片”的“刀把子”和司药，长期聘请名医坐堂，间收徒弟辅佐，只备有各类药品几斤几两，完后又向专营“回曲”的行号补充，另收购一些本地草药。1841年琴堂入店合谋后，雇请先生（管事）专营“回曲”行号批发，兼营门市。批发的对象是远近各地的药铺，往来关系固定，现金交易，绝少滥账吊账发生。且对“咀片”择切精良，炮制考究。店内聘有高明医师如黄济川的恩师钟心裕者（《四川人物传》二辑233页），每天只看病人一、二十个，处方后由病家向柜上付款捡药。

管帐先生（会计）是个重要人物，必须记清当日的销售和对外一切来往账目。生药成庄出入，控制较易，计帐不繁。门诊看来零星，但并不复杂。一个柜台放一个钱桶，当晚关门开锁，取出现金归“掌柜”记帐保管。柜台里的捡药先生都能计算药物单价，收入现金。药材每次批发称出或交上药柜，有专任先生专帐办理，保管出入库房极为严格。月终盘存。

采购药材由琴堂负责，从本地收购或向江油的中坝购买川西北的当归，向宜宾购买川西南及云贵药材。天一堂的中药应有尽有，均由水路运回。琴堂有时到西昌、雅安、灌县购买青藏康滇珍贵的高原药材，必要时也到重庆采购交大帮运回。每至冬季到来之前，珍贵的鹿茸、虫草、白耳之类都讲究道地采购。茸、燕、桂多由渝转至，获利极厚。除外地成庄者外，本地零收的桔皮、杏仁、荆芥、薄荷、香附之类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三、用人。天一堂由善臣当老板，琴堂全权对外。另聘

本行业务熟悉、有一定资历和声誉的人来当大先生（即二掌柜）。一经聘定无大的差错，就不能无故辞退或调换，待遇从优，另给“身股”，到了年终即按股分红。这种身股是不出资本不负亏帐的身份股，当年的业务越旺、盈利越大，则分红越多，加上月薪，一任（掌柜）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善臣是以“用人不刻，刻则思去”的道理来经营本店的。其次，店上的技术人员，称为“刀上”的地位最尊，薪给最高。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办药王会，本店亦行礼敬，礼毕开宴时由善臣或聘请掌柜举杯敬酒，必须由刀把子先喝一口，大家才喝。在药店里，刀把子受到格外尊重，因为多数的药要炮制，在炮制之前须切成“咀片”，要切得匀整美观，否则不易售卖。药物的形、质不同，须用不同的刀法，切药是专门独到的功夫。每个刀把子的刀法日积月累形成突出标帜，有些病家一见即知出于谁手，这便能在销路上树立极大的威信。有一种辅助“刀上”，搞药物炮制，熬炼膏丹、胶片。“泛”或“跌”合丸剂的专业人员，通称先生，学徒尊称他们为老师。他们不但有一定的技术，还有一定的医药常识，既认识药形，又概知药性，一免抓药时有误，二为临时有病无医时给以对症下药以利营业。他们能识别药物配伍禁忌，在抓药时发现并告知病家，对减少事故、提高药店声誉、发展营业都起了积极作用。所以，他们皆须读些《汤头歌诀》之类的医药书，而授之学徒。当一个天一堂的店员先生是不简单的事。这些先生的工作极其广泛，视业务需要自觉承担或专门配定工作，轻重都有，如写帐、抓药、制药、切药、晒药。其中，劳动强度最大的为药包船到后，由码头上抬药回店。药物品种多，数量大，本店人力不够，除临时雇用力夫起运外，一般都是先生与年力较强的学徒起